

那棵树
在风入侵时
依然在旷野上站立
没有向风低头
那棵树
在以往的日子里
被风击落了身上的叶子
只留下了光秃秃的枝干
这是身体与骨骼的展现
此刻
那棵树的样子
十分可怜
那棵树
在受到风的攻击时
做出了反抗
也感到了孤立无援
那棵树
看见草向风献媚
流露出鄙视的眼神
嘲笑草的软弱
那棵树
看见河水向风俯首称臣
眼中的伤感
从河水身上漫过
那棵孤独的树
茫然地看着旷野
神情是那么忧伤
在这个深秋的季节
风携带冬天的气息
奔向旷野
冲击着那棵树的生活
在这个季节
那棵树
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活力
可风
还非常年轻
风想把树踩在脚下
或连根拔起

风中的树

□ 吴新财

但那棵树的根
却纹丝不动
以坚定的信念
坚守职责
树在与风抗衡
那棵树
在空旷的原野上
面对风的张狂
没想过屈服
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坚守尊严的底线
张狂的风
在人迹罕至的旷野上
狂奔了那么久
所向无敌
怎么能容忍树的傲慢
风加大了奔跑的力量
猛的再猛
吼叫的声音
响彻旷野
那棵树
虽然被风扭动了身姿
身体摇摇晃晃
根却纹丝不动
树的根系
早已和泥土结盟
泥土把树的根系
紧紧裹在怀里
只要泥土不放弃对树的帮助
风就无法把树带走
风与树的较量
各有各的考量
身处角度不同
没有对错
树与风的较量
成了深秋季节里
旷野上一道风景
如同在冬季到来之前
展示各自的力量
为冬天献礼

情至深处是“爱林”

□ 殷咏天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带“林”的地名很多，其中牙林线上就紧密排列着“原林”“育林”和“爱林”3个站名。他们像标志牌一样树立在大兴安岭腹地，无声诉说着林区开发建设的沧桑岁月，诠释着人类对森林的认识和无尽的情怀。而我对“爱林”则情有独钟，它不仅给我留下了铭心的记忆，而且也是我认识林区的开始。

20世纪70年代初，林区生产任务繁重，故鼓励家属等协助生产。正读高中的我，怀着一半好奇、一半帮衬家里的想法，在寒假期间来到牙克石镇在爱林设立的木材点，开始了“劳其筋骨”难忘的日子。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拉着架子手推车，向爱林南山深处进发，一直走到林密途穷，停车雪中步行几百米才到采伐地点。我们用弯把锯将大树放倒，用大斧子打掉枝丫，再造出3或4米的件子，然后用绳子拽下山装车，直到运到林场贮木场，已是日隐西山、暮色四合了。那时气温虽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我们后背却热气直冒，又冰霜凝结。回到驻地身子像散了架似的，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

那时伙食也很差，粗粮多，细粮少，新鲜蔬菜从来见不着，即使冻白菜也经常断顿。做饭师傅心好，把不多的面粉全做了馒头给我们做午饭，我们揣在怀里，在山上就着林下的大粒雪吃得蛮香，但早晚饭却只有粗粮冻菜了。有一阵儿冻菜断了一周左右。有南方来调木材的“老客”调侃我们：

“一天三顿高粱米子儿，大酱拌凉水儿。”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生活的窘况。据说山上小工队也强不了多少，这让我第一次对林业一线职工的艰辛有了切肤感受。

后来我还在木材点担任过检尺员，看着工人踏着自编的号子，步调齐整地将一根根原木装上火车，这较原始的劳动和民间艺术创造之美深深地打动了，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林区木材生产基本流程，从森调、采伐、集材、运材、造材、归楞、装车外运有了大概了解。可以说是“爱林”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给我上了林区第一课，从此让我与林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上山下乡砍过小杆，用拖拉机运过原木；考入牙林师就读期间，随老师、同学去林区“体验”过生活；在林海日报社工作10年间，我更是几乎走遍了大兴安岭林区的每一个林业局和已记不清的基层单位，但却再没去过“爱林”这片土地和山林。可每一次路过爱林车站，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

后来我到满洲里做新闻工作后，虽远离了这片母亲般的山林，但却更加挂念他的变化兴衰。“天保工程”实施10周年之际，在林管局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满洲里日报社举办了“‘天保’十年看林区”活动。报社员工分为春、夏、秋、冬4个组，各赴两个林业局采访、参观。时任林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商晓东全程参加采访，并边走边讲解了林区发展的坎坷历程和“天保”工

程实施以来的可喜变化，使行业外新闻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林业教育。我也有幸全程参与了活动，最后一次虽去了爱林所在的库都尔林业局，但因没有采伐作业而去了其它林场，真可谓失之交臂，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2017年夏，刚刚退休的我终于有机会重访了40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旧地——爱林。库都尔林业局党委宣传部部长鄂天真理解我的心情，当天就安排了故地寻访。车到爱林，恍如隔世：当年成排的平房、热闹的林场被三两家养牛户取代；而我曾住过的板夹泥房和整个车站都淹没在了荒荆蔓草之中，不禁让人陡生物换时移的喟叹。向南远望，松桦蓊郁，逶迤巅连，充盈着无限的希望，为我惆怅的思绪涂上了一抹青青的慰藉。

当然，这次故地重访还想想看全面停伐后真实的林区。同行的王德生在库都尔林业局曾担任过总经济师，对林业发展多有见地，他建议去原林看看沙棘种植。大片的沙棘林真的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沙棘作为经济作物用途颇广，大兴安岭林区早有试种，但像库都尔林业局种植之早、规模之大在林区可谓首屈一指，这与当年库都尔人大胆引进、执着探索密不可分。从1999年1000株起步，经过10几年的扩繁，已逾万亩，达60余万株。望着眼前走过多年风雨的沙棘果和不远处新种的药材“还魂草”，红红的果随风摇曳，黄黄的花一地铺金，构成了老林区一幅靓丽的新画图。

临别之际，正赶上林业局邀请知名沙棘加工企业来技术授课，我们前去体验了一下氛围，只见几百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勃勃向上的力量。

归来途中，望着徐徐退后的绿色山岭，我不由地又想起了“原林”“育林”和“爱林”这一串特征鲜明、蕴含丰富的地名。林区开发从原始林开始，继而认识到“一手砍树，一手栽树”而大面积育林，再到深层次认识森林的生态效益，加以全面保护培育壮大，这是人类对森林认识的升华，是时代进步使然。而在这大转折期间能够积极面对，开拓新途，不正是对森林、对林区、对家乡最深沉的爱吗？推而广之，全社会每一个人不都应该关爱森林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吗？

我从“爱林”开始认识林区，又在故地觅得了“爱林”的真谛，但愿能得到更多人的同感则幸甚矣！



一棵树追求的全部过程，即是举着一个幼稚的春天出走，背着一个成熟的秋天回家。

站立的树，不会因为躺着的影子而怀疑或改变自己。

从根的源头出发，走着，走着，每一棵树都成了站立的河流。

深秋的深度，远在落叶的丈量之外。

入冬之后，一棵树的沉默，并非语言的省略，而是表达的深化和思想的潜泳。

树，一生都以撑伞的方式，积攒并提供如水的绿荫，却一生也未曾掬过一捧，为自己苦熬的过程止渴。

习惯于撑伞的树，多像疼爱我们的母亲。

一枚果实离开枝头，有成熟的快乐，也就一定会有成熟的忧伤。与其在一条河流的表情上分析流年，不如在一棵树的年轮里解读荣枯秘史。

一棵树，不会因为承受了凋零的苦，而后悔当初发芽的选择。

树木向上的力量，是在根须不断深下的探索中形成的。

人，也是一棵有根树。

一棵树

□ 王秀竹

如果说，一棵树就是一座会呼吸的建筑，那么，一片森林就是一座会发芽的城市，一部青翠欲滴的成长史。

漂泊的心，总是喜欢在发芽的城市里寻根……

一棵树，不会因为叶片纷落而影响自己站立的姿势；

离开根须的苦苦求索，何谈一棵树的春华秋实。

树的一生因坚守而底气十足。阳光温暖花朵的疆土，露珠洗亮叶子的音符；春秋加宽年轮的道路，泥土放大根脉的版图。

春天来临，让一棵树急于出发的心情有了起飞的感觉。

人也和树一样，所形成的高度，永远靠根须于低处执着而深入的掘进来支撑。

风吹落叶，并不代表一棵树走向沉沦。

叶子在枝头的抒情，离不开根脉深处的积累。

在一棵树的感受里，落叶无声，却远比新芽和花朵引爆的日子震耳欲聋。

兴安白头翁

□ 顾玉军

(1)

在大兴安岭的花季里，是哪一枝最先凌寒盛开呢？

当残冬的余威依然震慑着初春，当兴安岭的山野尚未从沉睡中醒来，这时，寻觅在大森林中的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原野上早已有了春花点点，悄然绽放了。

你瞧，那朵朵紫蓝色的花：花瓣莹洁如玉，花香淡雅清新，姿态婀娜，情柔似水……

她灿然绽放了，绽放了大兴安岭的春天，绽放了大森林的彩色的梦啊！

哦，这花，不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兴安白头翁么！

大兴安岭的无霜期，比金子还贵。你一定重复地利用了时间，你一定加倍地利用了自己，不然，你怎么能疯长成一枝奇葩而独秀于尚是枯黄的山野中呢？

谁是大兴安岭上真正的报春花？白头翁呵，只有你，才当之无愧呵！

(2)

春天来了，但并不标志着就总是温暖了。料峭春寒，依然会扼杀生机。

你看，正当春色渐浓，大自然准备泼彩创作一幅壮丽的油画时，不意一场大雪纷纷而下，覆盖了这生机勃勃的田野，覆盖了春潮奔涌的激情。白头翁呵，此时你微微收缩起花瓣，守护着你胸中的温暖，守护着你的纯美与高洁。

(3)

你的爱情是忠贞而火热的。你和你的情倡总是长相厮守，心心相印，直到头上飞银飘雪，白发苍苍，你们依然相敬如宾，相依为命。

你们的爱情经历，一定写满了风雨和坎坷，写满了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不然，你那深藏于泥土中的根，为什么会性味苦寒，且能医心病之人呢？

哦，白头翁，当人们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该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崇敬呢？

常常听到人们赞美杜鹃的热烈风流，评价波斯菊的质朴亲切，野玫瑰的艳丽矜持……

可你呢，白头翁？

你生在深山，长在老林，悄悄绽放，默默凋零，深深知道你的，能有几人呢？

(4)

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呵，你还有多少珍奇需要寻找，你还有多少高贵需要发现，你还有多少陌生需要熟悉，你还有多少情感，要向人们倾诉呵……



鸟巢 (小说)

□ 鲁村

我催妈做饭，妈说急啥，日头还没正晌。我说下午要进山拆鸟巢。妈妈停下手里炒着菜的铲子回头惊道：“啥，拆鸟巢？”

这时爹走进屋，我伸了一下舌头连忙说：“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

爹没说啥，我的心落了地。爹的耳朵最近有点背，可能和他前几天感冒有关。午饭，爹吃得很快，没喝酒。爹自从从供电所退下来，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喝点烧酒。他每次喝着喝着话就多了，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无止无休。我就必须有问必答，少不了招来批评。爹酒后有的话，出口就像棒槌。现在爹一声没吭，只阴着脸大口吃饭。

上个月那个星期天，邻居姐姐出嫁，爹在酒席上知道了我清除鸟巢的事儿，回到家就沉着脸不高兴了。我分辩道：那根电杆上的驱鸟器坏了，突然冒出个鸟巢来，天要下雨，不得不拆呀。电杆上不许有鸟巢，这个规定你是知道的。爹吼道：突然出个鸟窝？你早干啥来的？驱鸟器坏了你就不修修，要不换个新的？接着嗓门又提高了八度：人都有个家，难道鸟就不要家了？鸟窝里可能还有鸟崽儿、鸟蛋，你把它给捅了，让鸟断了绝孙哪！他吼着站了起来：我知道电杆上不能有鸟窝，但我也知道鸟儿也要有个家，我们一边要保护线路，一边还要保护鸟类。一捅了事是绝对不行的。接着又吼：喜鹊不是一般的鸟儿，它可是国家级保护动物，现在咱们这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更应该保护它！

说实话，从那以后我真的对喜鹊有了好感……也就是那天的第二天，爹退休了。供电所把爹管理的孤山线路交给我管理。全所强化了驱鸟器的看管和维护，再没有发生过鸟害。

喜鹊筑巢是相当迅速的。前些天连阴雨，职工邱生管理的线路接连跳闸，一查是鸟巢惹的祸。昨天我巡查线路，发现孤山线路骆驼脖子岭下一根非常隐蔽的电杆上也有一个大鸟巢，旁边驱鸟器的风车已经停摆。我知道我又犯了错误，如果工作仔细一些，这鸟巢早就应该发现。现在说啥也没有用了。好在爹不知道。天气预报说，明后天有大雨。这个鸟巢无论如何今天必须清除掉。

爹一推饭碗走了，妈让他吃药他都不回话。爹是个闲不住的人，刚退休那些日子，像丢了魂儿，不几天人就瘦了一圈儿。

大兴安岭余脉，满山遍野都是低矮的柞树，叶子绿得流油。电力工程车越过雅鲁河就时隐时现地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我和邱生坐在车上不停地用望远镜察看着远远近近的线路。

我们来到了骆驼脖子，太阳的烈焰已经收敛了许多，树更密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邱生也看见了那根电杆横担上的喜鹊窝……我们下了车，布置好了安全措施。我系好安全带，挂好后背绳，操起绝缘杆就往上爬。就在这个时候，两只大喜鹊在我头上疯了般盘旋起来，破着嗓子“喳喳”叫个不停。我知道鸟巢里一定有了喜鹊崽儿，不然它们是不会这般紧张的。我站在脚扣上用绝缘杆轰了一阵大喜鹊，忙把杆子伸向鸟巢。

“慢着！”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嗓子——声嘶力竭，群岭都回声。

我扭头望去，吃了一惊，只见爹开着四轮车从后山抄小道匆匆奔来，我们的“秘密”暴露了！

说话间，爹已经来到电杆下面，我这才看清爹的车上装着一捆长长的木杆。眼下，每根木杆的杆头都固定着一个铁制倒仰三角架，其中一个三角架上还挂着一个梢条编制的小筐，筐里絮满了软草。杆上用绳子系一副脚扣。

我明白了一切。

“爹，你知道这哪里有鸟巢了？”我怯怯地问。

爹黑着脸瞪了我一眼，一声不吭。他去卸车，邱生和司机小赵立即上来帮忙，他们把那根挂有小筐的木杆卸下车，又一起举到我的面前。

我又向上爬了一段，两只大喜鹊一齐俯冲下来叨我的头，我忙伸出两手驱赶他们：“不知好歹呀，滚！”

“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儿！”爹在下边喊——上山后的第一句话硬得像棒槌。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态度好。我一只手轰着大喜鹊，一只手伸进鸟巢。巢里一共4只小喜鹊，都是长着稀稀绒毛的赤裸裸的鲜肉蛋蛋，有一只眼睛还没睁开哩。我小心翼翼一只一只把它们迁移到爹做的筐里。

邱生、小赵和爹配合着举着那根木杆走开，用铁丝把它固定在了远处一棵粗壮的柞树上，两只大喜鹊就一直跟着木杆头大吵大闹地盘旋着。我拆掉电杆上的鸟巢，把一只新的驱鸟器安到了电杆的横担上。

“跟我走！”爹不看我们一眼地命令道。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回家受一顿训斥是肯定的了。

我们不敢问他干什么去，只好默默地上车，跟在他四轮车的后面。

山路弯弯，这时我第一次发现，沿孤山线两边不远处的一些粗壮的柞树上都贴着一根装有三角架的木杆，几个三角架上已有喜鹊开始筑巢。我纳闷，我定期来巡线，爹的行动我竟一点儿也没发现？我很快明白了，我的眼睛只盯了线路。我们边走边停，一同忙碌着，又把几根木杆举向空中……

太阳已经偏西，天早已不热了。返回途中，爹又在骆驼脖子处下了小道。我说，爹，你还干啥去？我问了几遍他才又黑着脸硬邦邦地扔过来一句：我再到它们家瞅一眼去！

我知道爹是不放心刚才搬家的那一窝鸟儿。他的话虽然还像棒槌，但我没觉得生硬，心里却涌起满满的暖意……